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三回 衛旭霞訪舊得新歡

獨坐悄燈前，摹擬嫵媚。匣中簡得薛濤箋，寫取沉魚落雁，貌如並香肩。剝啄詢優禪，十月意傳，前緣不識新歡。一夜鳳鸞顛倒樂，分袂情牽。

右調寄《西江月》

卻說那衛旭霞清早被了凡促出門來，到了卿雲家裡。卿雲出來盤問宿於何處，夜裡情由。旭霞亦自左支右吾了幾句；是日因卿雲病未痊，在家養神眼藥，勉強住下幫襯了一日；到得夜來，獨坐空齋，想著庵中這兩度風流，更信了尼姑誑騙，認真初次偷情實是素瓊小姐，乃思想道：「這兩番雲雨，真個喜自天降，雖尚未入蔗境，被他空腹促回，苦不可言。如今值此更靜無人之際，對著這盞孤燈，要去睡，只恐又難入夢；待坐在此，又當不得這樣淒涼景況，不免虛空摹擬他一番，以消長夜寂寞。」

想罷，乃歎口氣道：「素瓊小姐，我衛旭霞不知有何緣分，到此得睹芳容，近香肌。這段光景教我怎生割捨？若是我會丹青的，就想你的儀容出來描於扇上，時刻親近呼喚一番，也可療饑渴。為今之計，描畫既是不能，難道不記他芳姿一、二，以存後日物色追想玩味？」想畢，乃道：「有理！」遂在卿雲案頭翻了一回，揀出一卷紙來，仔細看時，恰好都是薛濤箋兒，取一張來攤於桌上，挑明了燈，援筆沉吟，寫一個題頭於箋首云：

三月上巳，洞庭衛彩，游支硎山，駐足尼庵，萍逢崑山美姝鄔氏素瓊。因別後思慕之切，渴欲再見，故摹寫芳容，以留後日物色。

態若行雲，姿同玉立。纖腰婀娜，弱體輕盈。朱唇緩啟，堪同解語嬌花；美日漫揚，渾似寒思秋水。雙眉翠分柳葉，不經張敞描來；兩頰紅暈桃花，宛似楊妃睡醒。香肩斜倚，欄於外、影上雲中驚雁落；玉臂輕舒，池沼裡、光搖波面駭魚沉。綽約嫦娥，避出廣寒；娉婷仙子，謫下瑤池。舌尖未啟，香氣遠飄，馥鬱幾同噴蘭麝；凌波初動，苔痕印跡，依稀恰似貼金蓮。贈人以心而不贈人以物，將行無雜佩之遺；示我以心而又示我以形，臨去有秋波之轉。實女中之傾國而閩內之淑媛也。

寫畢，朗誦一遍，不覺神魂飄蕩，癡態迷離，遂手舞足蹈的道：「那素瓊小姐被我寫他的花容月貌出來，真個是仙姿國色也。玩味時，宛如立在月前，怎不教人暗地相思而神往妝台左右也。」如此者想了一回，把箋折好，係於汗巾頭上。

此時想到癡境，幾乎掉下淚來，乃又歎道：「我衛旭霞若不得素瓊小姐為妻，縱生於人世也是枉然的了，必要千方百計的去圖。或者是我的姻緣，故爾尼姑賺得成此計，被我破瓜。不然，這個事體就有通天手段，怎做得這樣事來？況前日那尼許我，倘復有好音來時，報你知道。或者他貪著自己也有甜頭，為我說向他知道，更有可會之期，亦未可知。不免作一妄想，明日再到他庵裡探問一番，好歹也釋了心上的憂愁。」正想間，忽聽得譙樓鼓已三敲，只得脫衣睡了。

挨到天明，起身梳洗，吃過朝飯，謝別了母舅、表兄，竟出了閩門，三腳兩步的走至支硎山下，也竟無心去探望景處，慌慌忙忙的軋出人叢，走到尼庵門首。只見：

雙扉緊閉鬆陰裡，孤犬橫眠竹蔭邊。

旭霞見得庵門深扃，闐寂無人，此時心裡頓起驚疑，乃道：「前日來的時節，門兒洞開的，今日為何半扃在此？莫非他們通陪著夫人、小姐出去遊玩了？」又想一想道：「今日若會他不著，消息從那裡去詢問？如今也不要遲疑得，且扣他一下，就曉得在也不在。」想罷，四顧一望，恰好無人行走，輕輕的扣了幾下，側耳細聽，絕無人聲答應；乃坐於石上一回，立起身來又扣了三下。

原來，這些尼姑院裡扣門，若亂敲時，縱你敲得臂疼，只是不答應的。豈料那旭霞第二次竟敲著他們的暗號，裡面聽見了剝啄聲，遂叫香火婆子起來啟了門，見得是旭霞，乃道：「原來，就是前日來的小相公，請裡面去。」旭霞見了這婆子，啟口遂問道：「大師父可在麼？」婆子道：「出去了。有二師父在庵。相公請坐，待我去叫他出來。」那婆子進去不多時，雲仙走出來道：

「圓關寂靜深深扃，何處遊人扣入來？」

雲仙見了旭霞，打個問訊道：「原來是師兄認下的弟子。衛相公，今日什麼風兒又吹得你轉來？」旭霞道：「仙姑休得取笑。小生特拗路進來，謝別兩位一聲，要渡湖歸去了。」雲仙道：「除非師兄有好處加於相公身上，小尼並不曾敬順些兒，何須並言謝乎？」旭霞道：「在貴庵叨擾，總是一般的了。」雲仙道：「惶愧！惶愧！」旭霞乃問道：「令師兄何處去了！」雲仙想一想道：「小尼去拿茶來吃了對相公講說罷。」

說罷，轉身進去，暗地思忖道：「我想前日他來的時節，恰好我到花山去了。他與師兄坐在裡邊不知做了什麼勾當。遂認他為胞弟，以誑那老夫人，騙這小姐與他相見。諒必是上了手，故爾如此肝膽相照。不然，素無相識的，為何叫他弟子起來？那一日，我幾乎破了他的網，又是師兄眼色丟得快，才解其意，縮了口。不想他今日又來，恰好我在庵中，師兄他出。或者是天公不偏，遣他來與我們兩個互相作樂，亦未可知。這裡且再說師兄遠出不歸，他與我又不甚浹洽，倘或竟自去了，真個是『天與不取』！況且世間的男子雖多，諒難得似他這樣風流俊雅，豈可當面錯過？如今出去，只說他在近側，就回來的，淹他住下牢等，到夜來，促他上擠，亦一美策也。但是可惜我年二十，雖然出家，身尚未破，何可以一時慾念之萌而喪終身之行？論起來只是不可。」

又想一想道：「呸！我的出家，原為父母將身錯許蠶子，怨命立志，投入空門。真個什麼『身具佛骨，心種佛心』，必要修徹上西天的，對著這樣俊俏郎君，白白裡放他過去。我如今暫學那陳妙常的故事一遭再處。」主意定了，遂拿了茶，走到外面，遞與旭霞。

旭霞接了道：「仙姑緣何進去多時？」雲仙道：「茶爐上火已息了，小尼自去動起火來，故爾遲了些，失陪莫罪。」旭霞道：「原來為小生在此，仙姑特地動起火來，是小生累仙姑了。」說罷，吃了茶，乃問道：「令師兄真個那裡去了？」雲仙道：「在近側，就回來的。相公要會他，請到裡面去坐。略等一等，待我原去閉了門進來奉陪。」

旭霞聽了，一徑走到斗室中去坐下，定睛細看，只見，海棠花這間房裡洞開在此。移步進去，仔細一看，乃驚訝道：「前日這些豔麗鋪設怎的都不見了？止剩得張空榻，一樹開殘的海棠。我想起來，與題詩的時節止隔得三日，緣何凋落至此？這也古怪。只待雲仙進來，細細問他，必有分曉。更不知我在此題這兩首詩落於何人之手？亦必要詢出根由。才釋我心中猶豫。」看了一回，又暗想道：「這個雲仙我前日倉促相會，未曾細看其丰姿；目下看起來，倒比了凡俏麗幾倍。雙眉固結，玉峰未聳，像個不曾破體的優尼。待他來時，調戲他一番，觀其動靜。若引得他動心，趁這了凡不在，左右我前日已破過戒的了，也收他在部下，旭霞的風流案中，又增一名絕色也！」

正在那裡自言自語，雲仙換了素服淡妝，妖妖嬈嬈的走來道：「衛相公在此凝睛細想些什麼？」旭霞道：「不想恁的。見這間壁裡有海棠花謝得零零落落，暗地感傷他。」雲仙道：「相公真個是癡男子！有了這棵樹，自然要開花的；開了花，難道教他不要謝的？可曉得『花無百日紅』，感傷他則甚？」旭霞道：「仙姑，你有所不知。豈不聞『人身小天地，盛衰與花木同』的？古人道得兩句極切：

紅顏始麗，早隨桃李嫁東風；

白面未衰，莫墮桑榆嗟暮景。

我想世上人之形骸資質，皆天所賦，與樹木一體的。設使男子生就一個潘安的美貌，自然該尋一個佳人作配；女子生就一副西施的態度，亦須要揀一個才子成雙，大家榮豔一番。猶這棵海棠花，品貴色嬌，遇了春裡，開出這樣錦繡來，搖搖擺擺幾日，也當春光一度。即係人生年少時，貌也嬌好，性也風流；到得老來，性子也頹了，容貌也枯了，何異花之凋謝？這時節要榮華，非其時

矣！怎不教人觸景傷情？不是小生冒瀆仙姑，說可惜你這樣青年美貌，就轉幾百世人身，也難得生就這樣十全的形體，將來削落了這一頭青絲細發，放大這兩瓣金蓮，頸裡掛了一串縛性子的數珠，手中捻著一個冷肚腸的木魚，對著這些泥塑木雕、有影無形的佛像，終日念這幾卷騙施主的經文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夜夜木魚敲夜月，朝朝鐵馬響晨風，好不淒楚，好不傷情！諒要榮華的時節，今生莫要去想他，竟與這不開花的朽木一般了。」

雲仙被這旭霞一說，心裡惘然悽慘起來，不覺也長歎一聲。旭霞道：「仙姑這一聲歎息，也道是小生講得明白，不無所感耶？」雲仙道：「小尼心裡一向便是這樣懵懂過了。今日聽相公講得透徹，一來為自己陷入空門無超生處；二來記著前日那個素瓊小姐住於此房中，終日對著這海棠花兒長吁短歎，想必也是那個緣故。小尼蠢然一物，不會其意，故發此歎。」

旭霞聽得說「素瓊」二字，心裡想道：「我正要問及，並這兩首詩的下落，不想倒自他說起。我如今不免乘機問去，倒也覺得不著相。」乃道：「今日這小姐在何處去遊玩了？」雲仙道：「昨朝已回去了。」旭霞聽得「回去」二字，忽然呆了半响的道：「原來這小姐已歸去矣！方才仙姑說他下榻在此間的麼？」雲仙道：「正是。」

旭霞道：「這棵海棠花被他賞得斃了。」雲仙道：「相公，你前日雖則相見，尚未識其內才，是聰明得緊的呢！出去遊玩了歸來，靜坐在此，手不釋卷的看書，倘看到有興之際，遂尋箋潤筆，做首詩兒，畫幅畫兒，悅性陶情。即如小尼前日見他擬一個詩題，寫於箋上，真個十分雅致。」旭霞道：「怎見得呢？仙姑如今可記得否？」雲仙道：「些小事情，不記得還好？」乃念道是「露滴花梢鳥夢驚」。

旭霞遂吃了一驚，乃道：「實是清雅莫比。」又問道：「仙姑見了詩題之後，曾賞鑒他這首詩麼？」雲仙道：「這倒不在意，未曾請教他。」旭霞乃暗想道：「我說這些豔麗鋪設，自然不是尼姑用的，卻原來是這個緣故。但我那兩首詩是匆忙立就的，或有不妥處，怎能入得有才有貌的慧眼，只恐他見時被他嘲笑怎處？」

正定睛凝神之際，雲仙會其意思，有慕小姐之情，故意問他道：「相公又想什麼來？」旭霞道：「在這裡想那話題，恨不能睹其佳作，識其才情！」雲仙道：「相公要識他的才情倒也不難，前日他詠一首玉蘭詩送與小尼，見今貼在房裡，相公不妨進去細看一回，便可知了。」旭霞道：「仙姑的綠房紫舍，小生焉敢輕造？」雲仙道：「只恐室陋，不堪佳士所臨。倘肯一顧，必然蓬華生輝。」說罷，旭霞遂跟了雲仙，喜孜孜的步進房去。

雲仙乃隨手掩上了門，走到壁邊，指著箋兒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旭霞仔細著眼，竟是一手絕細鍾、王妙楷。前面寫著題目，後面落款是「崑山素瓊題並書」，曰：

坐選奇葩細細看，高枝十尺玉為攢。
壓簷花密遙先見，小徑香多色未殘。
試餅何郎欺白粉，淡妝魏國怯風寒。
只愁靈雨來相妒，故惜冰姿常依闌。

念畢，乃贊歎不已道：「這樣風藻天葩，真錦心繡口也。」贊過記熟了，乃道：「小生若得與你做了一處，明窗淨幾之下，詩詞唱和，你我二人不亞於蓬萊閨苑之仙也！如今便在此想，只怕今生連這會晤也不能彀了。」雲仙道：「相公要會他，真個是水中撈月、火裡求泉的難！若肯請我，包你再撮合來相會。」旭霞道：「敢問仙姑，有何妙計撮合得來？」雲仙道：「你不要管，請了我對你說。」旭霞道：「此時要請，身邊又不曾帶得杖頭錢。不若待小生先作一揖，轉一轉限，說明白了，容日盛些請你罷。」

旭霞就向雲仙作揖下去。雲仙用力一把抱住了，將自己的面孔貼於旭霞面上。誰知那旭霞此時手段已猾，竟自捧了雲仙的嘴親了幾個。此時雲仙慾火勃然，不知不覺的將個舌頭送放旭霞口中，旭霞遂吮啞了一回。雲仙伸手去摸旭霞的玉莖，竟是翹然堅舉。旭霞亦插手去摸那雲仙牝戶，亦是翕然頻動。兩人俱脫了衣服上牀去，將要交鋒，旭霞記起雲仙所言：「了凡不久就回。」恐他來撞見了，乃問道：「倘你師兄歸來見了怎麼處？」雲仙道：「不妨。方才是耍你，實是回了老夫人到崑山去了，還要住數日的，你是放心。」旭霞依了雲仙，遂不驚不怕地趴上身去，入溫柔鄉里。有關《西江月》詞為證，俯見他：

兩乳嫩如軟玉，雙眸黑漆撩人。丁香檀口絳桃唇，膚滑猶同酥潤。白璧無瑕牝戶，內含杏蕊花心。堅槍利戟整行軍，上下欲心皆盛。

旭霞見了雲仙粉白身軀，猶似餓虎撲羊，恨不得連皮帶骨做一口兒吞下肚。又認錯是做尼姑的自然破過體的，把他兩腳聳起，望裡面一攻進去。不上寸餘，雲仙直跳起來道：「好好裡呢！斯文人何可如此粗鹵！你不要認差了，我還似黃花閨女的器具，怎受得你恁般衝突？」旭霞聽了乃道：「小生凡夫肉眼，一時不識，唐突了仙姑，不要著惱，以後待小生緩緩行事，奉承你一番，以蓋前愆罷了。」雲仙道：「那個惱你？但今番斯文些兒，漸入佳境，大家有趣。」

旭霞聽了吩咐，遂萌惜玉之心，慢慢的、輕輕的進退抽提。約有半個時辰，見這雲仙兩頰微紅，雙眸漸閉，口鼻氣粗，牝戶漸漸促湊何上來，道是他已入妙境，似有要丟之意，放大了膽，以手拍開雙股，緊緊的抵住了花心，用盡平生之力的抵了百來抵。雲仙口裡啞啞啞啞的道：「怎的要死起來？」旭霞此時，被這雲仙的騷態也括動了自己的狂興，索性頂住了，一個抽，一個送，准准又是百來上下。丟的丟、泄的泄了，兩人攪做一團，滾了一回，漸覺甦醒轉來。

旭霞伏於雲仙身上，把自己的面孔挨他玉峰膛中。喘息了一口，大家起來，穿上了衣服。旭霞道：「如今把這樣好東西與你開了葷，也當得情了。小姐的會期賜教了罷。」雲仙道：「左右師兄不在，今夜要你住在這裡，做個通宵之樂，方對你說。」旭霞道：「只怕你哄我。」雲仙道：「那個哄你！」旭霞乃暗想道：「今我此來，要會了凡，不過是為探素瓊的消息。了凡又不在此，雲仙又肯與我傳消息，我亦何可執拗？況且歸去又是晚了，樂得宿於此間，享一夜之歡娛，有何樂而不為哉？」乃對雲仙道：「蒙仙姑留宿，謹依命了。」

雲仙道：「你既肯住，我對你說了罷。不是什麼設計撮合。那老夫人今年十月十五，五十壽誕，前者叮囑師兄，此時准同小姐到庵來拜懺還壽主。你到這時，無意闖來，就可會了。」旭霞道：「承仙姑傳此好音，小生三生之幸了！但屈指到小春尚有五、六個月，怎好教人歸去餓眼望將穿也！」雲仙道：「你不要輕覷了。大凡人家的千金小姐，深藏閨閣，任你有想慕之思，那得影兒與你看見？如今這小姐，虧殺那老夫人是疏散的人，又是師兄與你乍會，不知有什麼前世不了之緣，認做胞弟，他不提防得與你觀面，近身作揖，眉來眼去。若是別家的，師兄倘又不認，只好做個夢兒想想。」旭霞道：「小生實是曉得這個緣故的，所以時刻感激兩位仙姑。」說罷，雲仙同了旭霞，走到庭中一看，你道好不詫異，兩人扭捏了這一回，竟是月上桑榆的時候了。

雲仙出去，檢點些夜膳來吃過，徑來打發那婆子睡了。閉好了門，走進房去，倒替旭霞脫了衣服，自己也脫得赤條條的，勾住了旭霞的頸，立於銀燭之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恰像似一塊粉做成的，十分有趣。此時兩個親嘴摸奶了一回，不覺淫興大發起來，遂上牀去。這番雲雨，真個你貪我愛，顛鸞倒鳳，比日裡大不相同了。弄到體倦，各自睡睡再動，實實裡做了個通宵之樂。

睡不多時，只聽得鶯啼枝頭，日穿窗隙。雲仙吃一驚道：「不好了，衛生快起來。」旭霞在夢裡聽得聲「不好了」，只道有人來捉破綻，嚇得牙齒捉對，連忙去摸衣服來穿，顛顛倒倒，手忙腳亂的，衣穿不上身。雲仙見他如此光景，乃安慰他道：「不要慌張，這裡是沒人來的。」旭霞此時才得凝神定志。雲仙道：「今日要歸去的，起身得遲了怎處？」旭霞道：「不妨。只求快些朝飯吃了，趕到木瀆乘船，諒也正妙。」

雲仙即忙到廚下去，安排停當，搬到房中，閉上了門兒。待旭霞吃過，然後約定再會之期。一徑送他出門，此時兩人恰似長亭送別，難割難捨的分袂去了。

一宵雲雨兩情投，分袂淒淒在西樓。

（下缺頁）

